



The Bookseller of Kabul

喀布尔书商

[挪] 奥斯娜·塞厄斯塔 著
陈 邕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The Bookseller of Kabul

喀布尔书商

KABULER SHUSHANG

[挪] 奥斯娜·塞厄斯塔 著 陈 邕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The Bookseller of Kabul

by Asne Seierstad

© by Asne Seierstad 200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eonhardt & Hoier Literary Agency aps, Copenhagen.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喀布尔书商 / (挪) 塞厄斯塔著; 陈邕译.—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The Bookseller of Kabul

ISBN 978-7-80732-597-0

I. 喀… II. ①塞…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774 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美术编辑: 卢 强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媒介主理: 覃 莉 版权联络: 周梅洁

出版人: 黄 俭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关于本书

这是一部直击人心隐秘无限丰富与斑斓的国际畅销书。

苏尔坦是喀布尔的一个书商，30多年来，他为自己的同胞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可是命运却总是与他作对，先是苏联支持的人焚烧了他的书籍，接着，圣战者组织又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抢劫，最后，塔利班将他所有的一切付之一炬……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无所顾忌地摧毁他所珍爱的文化和艺术。苏尔坦如履薄冰地守护着一切，在绝望里，在悲伤里。

“9·11”后，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拥入，苏尔坦的生意有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可以往数十年留存下来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即便号称开明的苏尔坦，也在其家庭中固执地维持着家长独裁制。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连一家之主都得不到绝对服从，怎么可能会有秩序井然的社会？于是，苏尔坦开始“自导自演”：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执意要迎娶一位16岁的姑娘做二房；他奉行“顺者昌，逆者亡”的逻辑，将亲弟弟无情地逐出家门；他将三个儿子每天12小时拴在自己的书店里，让他们无缘于童年的美好、青春的灿烂；他“关心”家中每位女眷的婚姻大事，让一切都成为家族间的利益交换，她们的花样年华只有落寞，唯余怅惘……

作品真实、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布卡里蒸腾的汗味、油烟味、尘土味，读者的思绪被带到了那个笼罩在面纱后面的神秘国度。在作者细密均匀文笔的描摹下，苏尔坦一家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在眼前，并从中折射出阿富汗近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变迁。读者在被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的同时，也能从弥漫于全书的迷惘与无助里参破人性的斑斓，感受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温度。



关于作者

奥斯娜·塞厄斯塔，1972年10月出生，享誉全球的挪威战地记者兼作家，欧洲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之一。毕业于奥斯陆大学，主修俄语、西班牙语和哲学史，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攻读政治学。曾先后担任数家斯堪的纳维亚媒体驻俄罗斯、中国、巴尔干半岛、阿富汗、伊拉克和美国的记者。“9·11”后，她在美国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开战期间赴阿富汗进行实地采访时，曾借住在喀布尔一个书商家中达4个月之久，通过与其家庭成员的密切接触而创作了小说《喀布尔书商》，出版后迅速畅销全球，荣膺十几项国际性大奖。作者也因身为女记者深入炮火中进行采访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敏锐洞察力而成为世界新闻界的明星。

接力出版社网址：<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封面插图：马冰峰

权威媒体赞誉

直击阿富汗人民生活的隐秘，擅长让人物自己述说，讲述在新闻报道中看不到的他们的真实故事。

——英国 《泰晤士报》

精彩绝伦的描绘……塞厄斯塔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着迷，她的好奇心加上敏锐的观察使得本书每一页都引人入胜。

——英国 《独立报》

非同凡响……笔触诚实公正而富于智慧。

——英国 《星期日电讯报》

引人入胜……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人们在最残暴的环境下如何苦苦挣扎。

——英国 《每日电讯报》

对于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塞厄斯塔是一个敏锐而富于感情

色彩的观察者……《喀布尔书商》读上去像一本非常吸引人的具有报道体色彩的小说……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点来看，《喀布尔书商》是一幅关于一个十分不幸的阿富汗家庭的肖像画，毫无疑问这是西方记者对一个阿富汗家庭所曾作过的最细致入微的描绘。

——美国《纽约时报》

对一个华盛顿宣称业已解放但却所知甚少的国家日常生活的精巧而又发人深省的描绘，塞厄斯塔书写的是一个个体，但是她传达的信息却要深远得多……

——美国《华盛顿邮报》

（塞厄斯塔）对于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惟妙惟肖的描写，尤其是对女性奴隶地位的深刻揭示，这一切预示着，对全体阿富汗人来说，前进的步伐是何等的艰难……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华盛顿邮报》

对于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的引人入胜的描绘。

——美国《波士顿环球时报》

与玛萨·格利霍恩的作品相类似，塞厄斯塔直指人心的描绘既引人入胜，又动人心弦，一本令人震撼的国际畅销书，必将成为描写塔利班垮台后阿富汗人民生活的最精彩绝伦的书籍之一。

——美国《出版商周刊》

今日阿富汗的天才洋溢的写照，文笔冷峻优美，充满异域情调……令人想起雷夏德·卡普钦斯基。

——美国《科库斯评论》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苏尔坦冒着被捕的危险出售书籍和其他印刷物，但是在家里，在那栋他与母亲、兄弟姐妹、妻子、儿子和侄子共同居住的饱受战火摧残的狭小公寓里，他是个暴君……塞厄斯塔将塔利班垮台后这个家庭的并不十分令人乐观的场景非常逼真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美国《图书馆月刊》

客观公正地描绘面纱后面真实生活的作品——第一次将阿富汗妇女的境遇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就像目前最畅销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喀布尔书商》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

——美国Jackson's Books书友协会网评

作者获奖记录

1999年挪威最佳电视记者

2000年《ELLE》杂志年度作家

2002年Free Speech “勇敢独立战地报道奖”

2002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新闻勇气奖”

2002年挪威文学“布拉吉奖”

2002年挪威年度畅销书大奖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Kurt Schork国际新闻奖

2003年挪威年度新闻大奖

2003年瑞典外交Jonas Weiss大奖

2003年意大利Iaria Alpi年度新闻奖

2003年挪威培尔·金特奖

2003年西班牙Cirilo Rodríguez新闻奖

2004年英国Richard & Judy书友协会年度最佳图书提名奖

2004年大英图书奖“年度图书奖”提名奖

2004年国际爱玛奖

2004年法国书店协会大奖

2006年美国书店协会推荐书

前 言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当我到达喀布尔时，苏尔坦·汗是我遇到的第一批人之一，我和北方联盟的突击队一起待了六个星期——在靠近塔吉克斯坦边界的沙漠中，在兴都库什山脉间，在潘杰希尔山谷里，在喀布尔以北的悬崖绝壁上。紧随他们对塔利班发动攻势的步伐，我睡过石头地，住过小土屋，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搭乘货车、军用车，还骑过马，也步行过。

塔利班垮台以后，我和北方联盟一起开进喀布尔。在一家书店里，我碰巧遇到了这位举止优雅、头发花白的人。在枪林弹雨和乱石间度过了几个星期，整天谈论的是战略战术和军事进攻，现在却翻着一页页的书籍，高谈阔论历史和文化，的确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苏尔坦的书架上摆满了多种语言的书籍，有诗集、

阿富汗民间传说、历史书、小说。他是个很好的推销员，第一次从他的书店离开时，我买了七本书。一有空闲时间，我就会时常光顾他的书店，随便翻一翻书，饶有兴趣地同这位有趣的书商聊一聊。尽管阿富汗总是不断令他感到失望，但他依然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

“首先是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人焚烧了我的书籍，接着是圣战者组织肆无忌惮地掠夺与抢劫，最后是塔利班将所有的一切全都付之一炬。”他告诉我。

我花了许多个小时聆听这位书商讲述的故事，他讲起他是如何应对不同政权及其检查人员的，如何仅凭一己之力与警察展开周旋，要么把书藏起来，要么把它们寄放到别处——最后怎样因此而入狱。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竭尽全力摧毁他的国家的文化艺术，他却想方设法拯救它们。从他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意识到，他本身就是阿富汗文化史的一个生动写照：一本有着两条腿的历史书。

有一天他邀请我去他们家共进晚餐，他的家人——他的一个妻子、儿子们、妹妹们、弟弟、母亲、几个堂弟堂妹——围坐在地上，为我举办了一场非常丰盛的晚宴。

苏尔坦不断地讲故事，他的儿子们又笑又闹，席间的气氛十分热烈，这与我同突击队员在大山中所吃过的简易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我很快注意到，他们家的女眷很少说话，苏尔坦年

轻漂亮的妻子怀抱小孩静静地坐在靠近门的地方，他的第一个妻子那天晚上没有露面。其他女人只是对向她们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或者默默接受客人对食物的赞美，但却从不主动谈起话题。

离开时我在心里默念：“这就是阿富汗。要是写一本有关这个家庭的书，那一定十分有意思。”

第二天，我去苏尔坦的书店拜访他，并且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

“谢谢你。”这是他的全部回答。

“但是，这意味着我必须和你们住在一起。”

“欢迎你。”

“我将和你一起四处走动，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和你以及你的妻子、妹妹、儿子一起生活。”

“欢迎你。”他重复道。

在二月一个雾气沉沉的日子里，我搬进了他家，我随身携带的只有我的电脑、几本笔记本、几支铅笔、一部手机和身上穿的衣服，所有别的东西都在旅途中遗失在了乌孜别克斯坦的某个地方。他们用热烈的拥抱欢迎我，我也渐渐习惯于穿戴他们借给我的阿富汗服饰。

他们在蕾拉旁边的地上给我铺了一个垫子，蕾拉是苏尔坦最小的妹妹，她被安排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你是我的小小孩，”这位十九岁的姑娘第一天晚上对我说，“我会好好照看你的。”为了使我信服，每次我一起床，她立刻就跳起身来。

苏尔坦要求家人提供我所需的一切，我后来了解到，无论是谁，如果不按照这个要求做，就会受到他的处罚。

我整天都有茶喝、有东西吃，我慢慢融入到这个家庭的生活里，即使我不主动问，他们有时也愿意告诉我一些事情。当我手里拿着笔记本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有些不在状态，但是如果是去逛市场、在公共汽车上，或是深夜躺在垫子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无论我提出何种就我想象力所及范围内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大都自然而然，绝少有什么掩饰。

我这本书是以文学的形式写成的，但它是真实的事件，或这些事件的参与者的亲口讲述为蓝本的。当我描述思想和情感时，我根据的是人们告诉我的他们在任何特定场景下的所思所想。读者会问我：“你怎么能知道每个不同家庭成员的头脑里是如何想的？”我当然不是全知全能的，内心深处的对话和情感全部是以家庭成员对我所作的描述为基础的。

我对苏尔坦家人所说的波斯方言达里语一直一窍不通，但是有几个家庭成员会说英语。不寻常吧？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所讲述的喀布尔的故事是一个最不寻常的阿富汗家庭的故事，当一

个国家四分之三的人口不能读或写的时候，一个书商之家自然而然就是非同寻常的了。

在教一名外交官达里方言的过程中，苏尔坦学会了一种以华丽和冗长为特色的英语。他妹妹蕾拉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阿富汗时曾上过九年学，在巴基斯坦难民营时曾上过夜校英语班。苏尔坦的大儿子曼苏尔在巴基斯坦上过几年学，他的英语也很好。他能够向我讲述他的恐惧、爱恋以及他和真主的讨论。他描述了他是多么想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宗教洗涤的过程中，并且容许我作为看不见的第四个人和他们一起去马扎里沙里夫朝圣。我应邀和苏尔坦同行去了白沙瓦和拉合尔，加入到搜捕基地组织的行列中，还陪伴女人们逛过市场，去过浴室，参加过婚礼仪式及其前期的准备工作，并且访问了学校、教育部、警察局及监狱。

我没有亲眼目睹嘉米拉的悲惨命运或拉赫玛尼的越轨行为，苏尔坦向桑娅求婚的事我也只是从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中侧面听说的，这些人包括：苏尔坦、桑娅以及他的母亲、妹妹、弟弟和沙里法。

苏尔坦不容许任何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住在他家里，因此他、曼苏尔和蕾拉就成了我的口译，这使得他们对有关他们家的故事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对有出入的地方都进行了核实，我会向三个口译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家庭成员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我和他们待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书，如果有什么他们不愿意我写的，他们会告诉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避免令苏尔坦的家人及其他我所描绘的人感到难堪。

我的日常起居和他家里其他人完全一样。每天拂晓，我在孩子们的号叫声和大人们的勒令声中起床，我等候轮到我如厕的时间，或者等每个人都解决后再悄悄溜进去。运气好的日子里会剩下些热水，但是我很快学会用一杯凉水洗脸，这样着实令人神清气爽。一天中剩余的时间里，我和女人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不就去走亲串户，去市场买东西，陪苏尔坦和他的儿子去书店，在城里转悠，或是去旅行。晚上我和一家人一起就餐喝绿茶，一直到睡觉的时间。

我是个客人，但很快就感到宾至如归。他们对我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家人都很慷慨大方。我们分享了许多美好时光，但是我很少像对苏尔坦家人时那样生气过，也很少像在那里时那样激烈争吵过，甚至从未像在那里时那样有想揍任何一个人的强烈冲动。同样的事情持续不断地刺激着我的神经：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男人的优越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很少有人提出过质疑。

我想象他们把我当成了某种类型的“双性人”，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可以是男人和女人的混合。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永远不会有如此近距离地和家庭妇女接触交流；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女人，我在男人的世界里也不存在任何障碍。当宴会被一分

为二，男人和女人分别待在不同的房间时，我是唯一能够在两边自由穿梭的人。

我不用遵从阿富汗妇女极为严格的穿衣规范，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穿布卡，仅仅是为了不被干扰。西方女性在喀布尔街头经常会招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关注，罩在布卡下面，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我想看的任何地方，而又不至于招致回视的目光。在我们外出时，我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观察其他的家庭成员。蒙着脸成为一种解脱，布卡成了我唯一的隐蔽处所，这样安静的处所在喀布尔是极难找到的。

我穿布卡也是为了亲自体验一下阿富汗妇女究竟是什么样子，体验一下当半个车厢都空着的时候用力往拥挤的后座挤的焦虑，体验一下因为一个男人占据着后排座位而被人使劲往出租车下面按时的痛苦，体验作为一名高挑迷人的“布卡”而受人关注，并在大街上第一次得到一个男人恭维时的得意。

但是我很快就开始讨厌布卡了。它把头部束得那么紧，令人头晕眼花；从视孔中要想把一切都看清楚是多么的困难；它是多么的密不透风，要不了多久就开始出汗；由于看不见脚，走起路来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举步维艰；它的上面布满了灰尘，既肮脏又碍事；当你回到家里将布卡抛到一边时，你又是多么的如释重负。

我穿布卡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我和苏尔坦行走在通

往贾拉拉巴德的不安全的道路时，当我们不得不在肮脏的边界哨所过夜时，当我们在深夜出门时。阿富汗妇女一般不会随身携带一捆美钞和一台电脑，因此公路上的拦路抢劫者常常会放过罩着布卡的女人。

有一点必须着重强调一下，这是有关一个阿富汗家庭的故事，还有成百万的别的家庭，比起这些家庭来，我所描述的这个家庭算不上非常典型。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果这个词也可用于阿富汗的话。这个家庭的部分成员受过教育，有好几个人能读会写，他们有足够多的钱，从来不会挨饿。

如果我要住在一个典型的阿富汗家庭，那一定会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大家庭，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能读会写，他们每天都挣扎在饥寒交迫中，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我选择这个家庭并不是因为我想用它来代表别的家庭，而是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

我在塔利班逃跑后的第一个春天居住在喀布尔，希望的微光已经在这个春天里浮现。塔利班的垮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不会再有人大街上担心受到宗教警察的盘问，妇女们又可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城里去，她们可以学习，女孩子可以去上学，但是以往数十年留存下来的种种不如意，依然如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存在于这个春天里。为什么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呢？